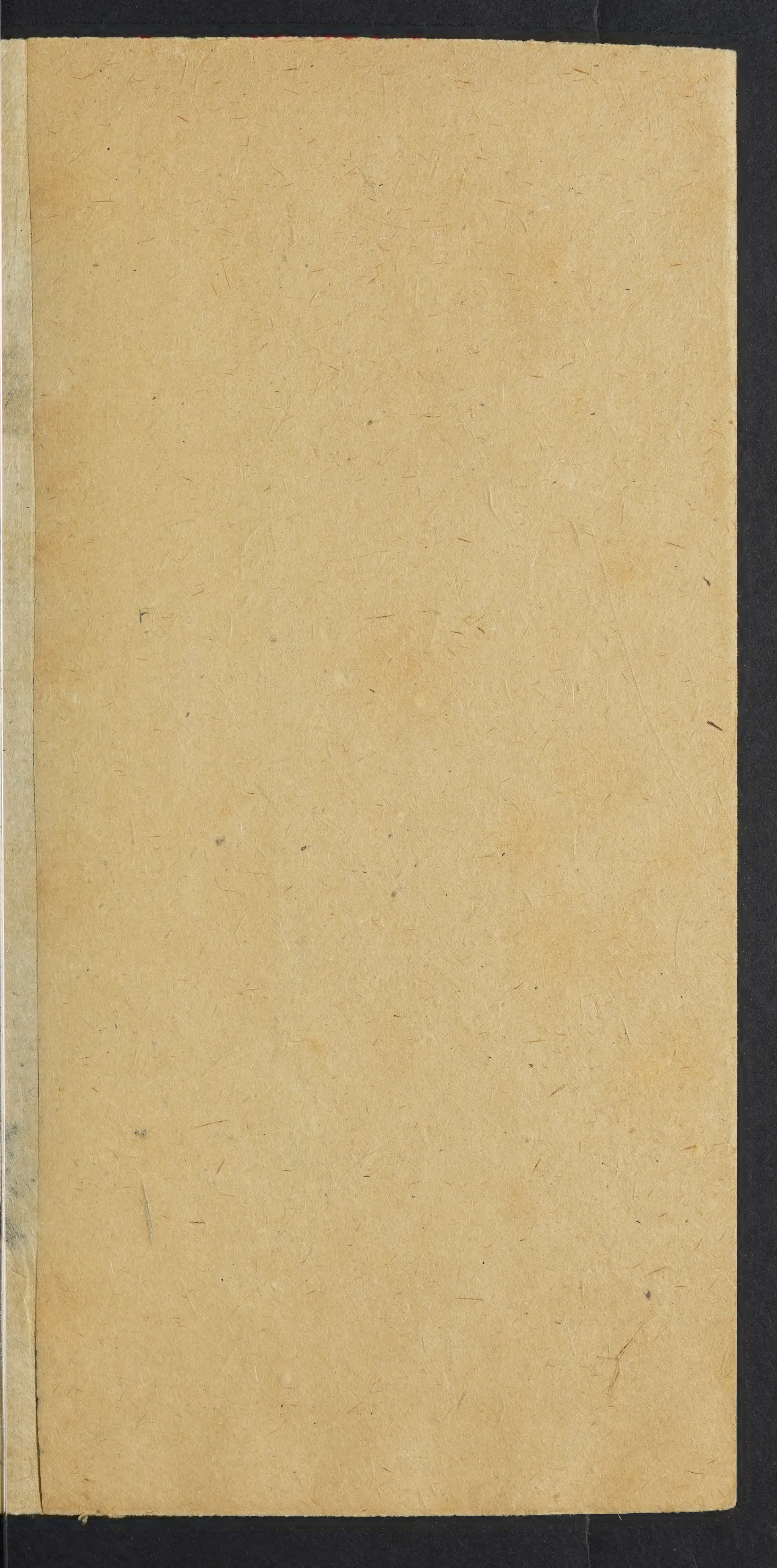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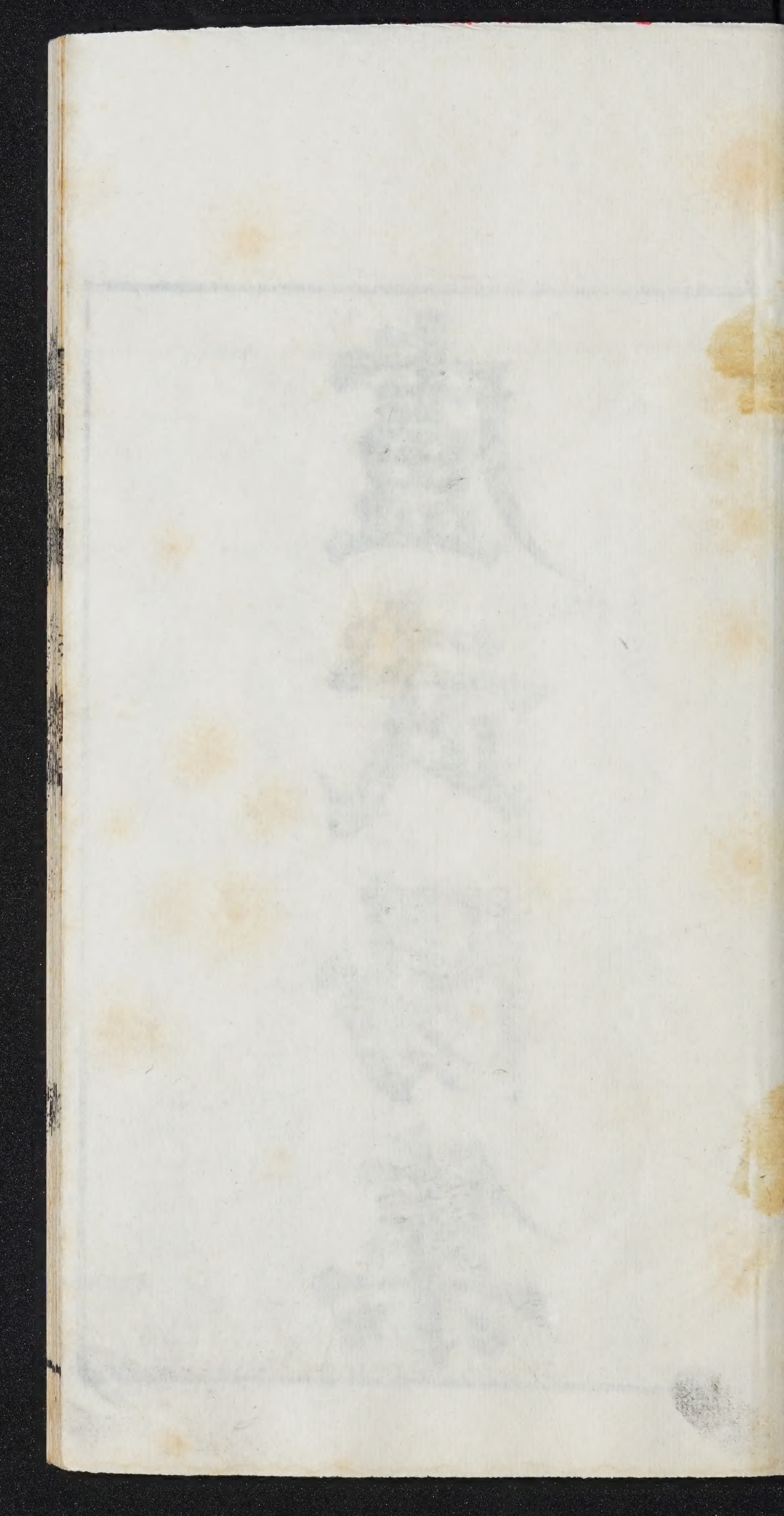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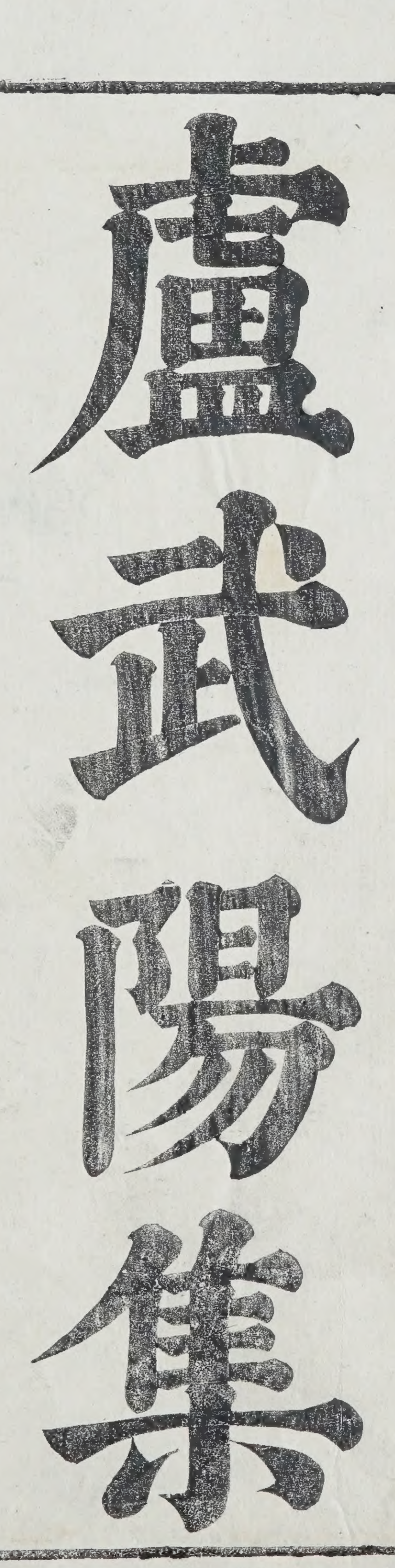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隋 盧武陽

第九十八册






盧武陽集

盧武陽集題詞

盧子行自齊入周作聽蟬詩遷武陽太守作孤鴻賦淪滯官塗作勞生論憂愁所寄並爲時稱然譚世變刺炎涼論乃獨出矣劉孝標傷任昉諸子流離著廣絕交論痛言五交三釁世

路險巇過于太行孟門子行自慨蹇
產詆斥物情榮瘁冰炭足使五侯喪
魂六貴飲泣文人之筆鬼魅牛馬皆
可畫也論北齊毀武成論後周毀天
元暴揚淫昏發露詔惡君百桀紂臣
百廉虎陽秋直筆殆云無隱然生官

其朝没揚其醜搜床席以快見聞貶
朽骨以恣河漢亘史雖傳臣心未順
異乎賈生過秦陸機辯吳矣子行詩
兼工七言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樓
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去
未還即盧薊北歌詞也唐風近隋盧

薛諸體世尤宗尚含蓄意寡而音響
無滯自以爲昆吾莫邪爾
婁東張溥題

盧武陽集目錄

賦

孤鴻賦有序

納凉賦

檄

爲隋檄陳文

表

北齊爲百官賀甘露表

書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序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論
北齊興亡論
後周興亡論
誄
盧記室誄
祭文

祭漢湖文
文
遼陽山寺願文
樂府
有所思
日出東隅行
櫂歌行
美女篇
河曲遊

升天行
神仙篇
城南隅讌
蜀國弦
採蓮曲
從軍行

詩

駕出圜丘
贈李若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贈劉儀同西聘
遊梁城
從駕經大慈照寺
春夕經行留侯墓
上巳禊飲
夜聞鄰妓
賦得珠簾
彭城王挽歌

樂平長公主挽歌
後園宴
聽鳴蟬篇
附錄
本傳

盧武陽集目錄終

盧武陽集卷全

隋范陽盧思道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孤鴻賦有序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巳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

疎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卿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

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鷄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禀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氄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緜邈。犯霜露之濵濛。驚絓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于寒門。遂輕舉于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于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

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飆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嗈嗈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沈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濵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

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棲託池籞、稻粱爲惠、恣其容與、于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闊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鶱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甯梭體而

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于溏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聘、

納涼賦

祝融司方、朱明居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歊翠於簾櫳、流煩溽於園籞、陽風洩其長扇、火雲張而四舉、爾乃警六御、按三條、擊鼉鼓、吹鳳簫、雲車錯轂、麟馬齊鑣、入雲宮之巘嶬、登仙觀之岧嶤、引雄風于洞穴、承清露于丹霄、動颼飀于翠帳、散霏微于綺寮、

檄

爲隋檄陳文

告三江之表、僞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
葢聞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中、厚載成形、百
谷揖滄溟之大、是以三五以降、哲王古后、遠覃
聲教、大燀威靈、日月之所照臨、倶荷亭育、舟車
之所通洎、咸附象覲、我大隋積德累功、開物成
務、光宅寰海、覆幬蒸民、虞夏受終、顧有慙德、湯
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之

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顙北闕、内外禔福、區宇懾然、皇上垂拱巖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爲于越。江界湫湄。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北數極、司馬氏衆無一旅。播越江濱。劉蕭已還。多歷世祀。魏氏奄一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呑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以爲國。陳覇先下愚小醜、品極輿隸、屬揚部淪

胥之日、幸梁入殲敗之秋、騁其姦回、妄自尊大
等蠻觸之戰爭、似鰌鮋之跳躍、曇頊昏頑、賊忍
不義不慈、剿厥猶子、竊其僞位、蜂蠆非毒、谿壑
易滿、事甚楚圍之纓。理切吳光之劍、國小地狹、
虐用其民、坑戮侔于屠伯、芟夷過於薙氏、加以
沉迷麴櫱、酣酗終朝、澆灌取盡、夜以繼晝、貨賄
公行、政刑不立、疎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鹽漁
子弟荒暴、頭會箕歛、杼軸其空、灾異相仍、稻蟹
不熟、江左黎獻、戴目而視、齊之季世、實多凉德、

江淮之間，楚爲項有，便謂三春易求，百年可致，違卜僾諫，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秀之徒，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以存立，呂梁之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艅艎噎水，顧眄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歷，將一淮海，荆舒之民，奢侈爲慾，聊命偏裨，拯其茶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楊越之地，爲陳孤立，卒弊壞蹙，邦羸政塞，乘奔無轡，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爲泰，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居連率

猜狂使酒竊地外犇曇項背恩棄德是信是使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頻犯不悛緣邊諸城犬羊薦食聖主以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庭宜罝天討爰詔六軍分閫受鉞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群並骨勇肉飛風驤霧合憬彼江黃之衆遏矣彭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之域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

訓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隷師陳以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舠利舸、便習者多、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臂當轅（一作轂）今荆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舲振楫、兔走梟飛、然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運艚、吳會裔旅、東西遏絕、通致無由、僞朝軍旅、或陳誠欵、密使相尋、蔵爾危邦表裏攜貳、兼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兕、三禮四義之將、俛視韓白、正正之旗、

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大會金陵牙旂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嶷可拔運岱山而壓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等其銷滅讐其蘿粉猥以不武謬總戎律上稟廟堂之謀下資素飽之氣使張悌之魂先遊北斗呂嘉之級遠至新鄉凜慴溺驂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爲寒心僞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審青蓋之欲歸知蔣山之應渡銜璧輿櫬拜手轅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

辟卿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疏爵酬庸待以不次王者之師全救爲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求多福無待噬臍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作北齊檄陳文

按檄中有齊之季世實多涼德及周宣馭歷等語明是隋檄今正之

表

北齊為百官賀甘露表

竊以河滎洛變，授祉於勳華，玄玉素鱗，降靈于湯武，其間徵禽弱草，旼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維，傍握河紀，侍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台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雲卿既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神

物荐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珠九月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邀昌運俱沐玄造驟聞秘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石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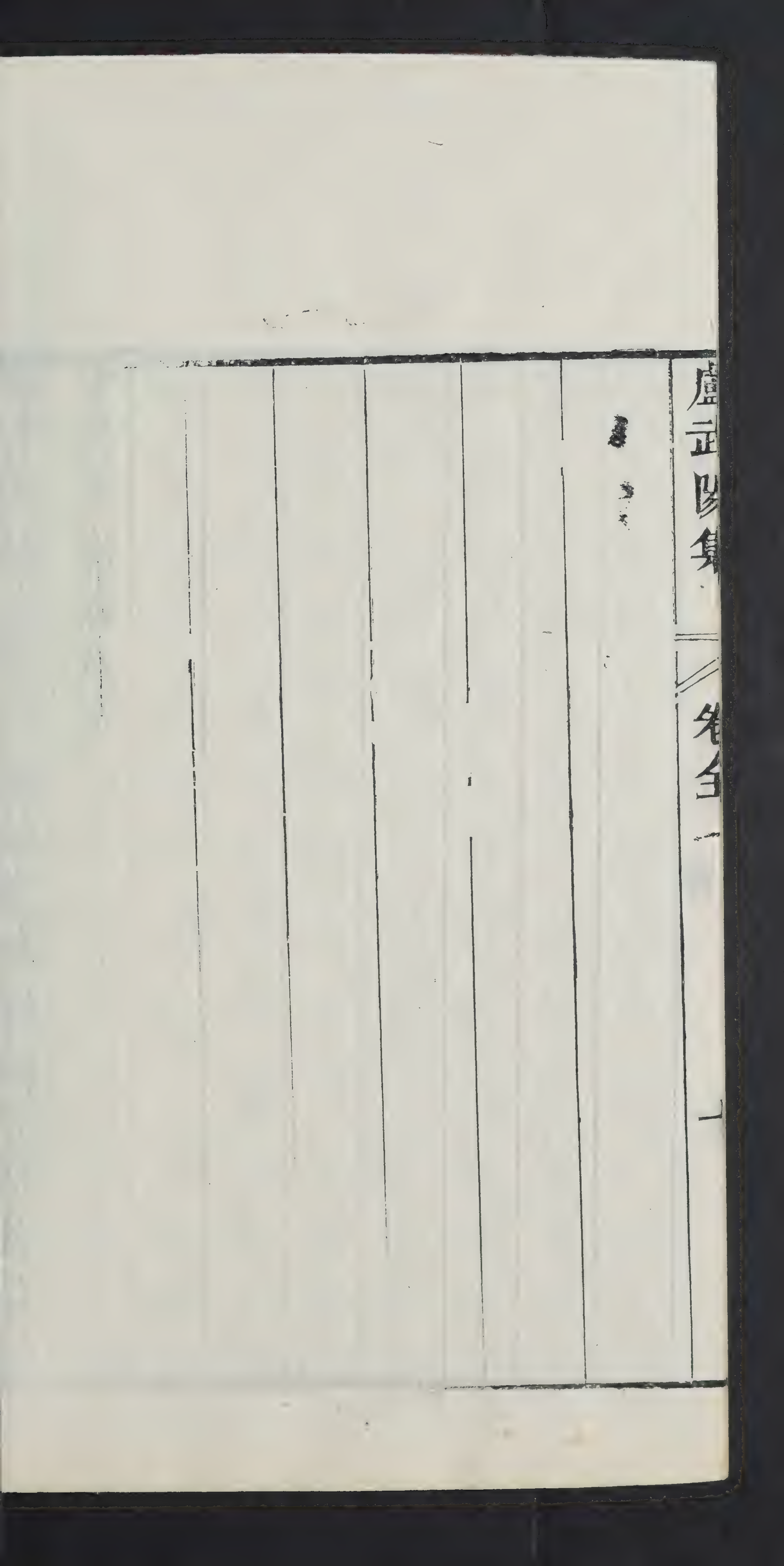
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消難妻齊神武女爲北豫州刺史文宣末歸周歷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舉兵應尉遲迥復歸于陳爲車騎將軍及陳平免死卒于家按此書乃隋高熲伐陳時也熲爲尚書左僕射

各白一成雲雨再歷炎京引領南望勞眷無巳歲暮寒重想比勝宜羇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不獲巳且聖主敬于恩

舊情期欵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龎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眚。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于京輔，舊友密親，擊鐘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爲去就，承

脊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郊異山澤薦社華裔卒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

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邵陵、業踰婺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實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埛、東郊勝地、爰構實坊、儼若層城、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宮、商飆振野、白露感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旆、雕玉徐輪、問百年而拜華、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佽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illegible]屬車、將屆下都、遣茲淨域、兼悅鷲山之觀、共

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盧引寂仍
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
述讚休美豈若臯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蟲篆
纔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覇、龍戰虎爭、多歷歳祀、既而水運値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

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青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挻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畧神挺雄武之木龍攄虎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

族。然後援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

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

遷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

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

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

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

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恩

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

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湯之役。克渠疋馬南逝

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受政入掩長安、淹
歷歲時、神旗甏臨、如風掃籜、三秦勍敵、閉關自
宋、五湖之長、華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
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
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剛斷英
峙、天崩地圻、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
宣雖云外叙少乏令名、入塈所歸、便見推奉、于
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
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

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强，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刲剔，躬運矛鋋，寵狎倖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

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為戮並直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

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承無凝滯，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譜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是以主昏於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趙疑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强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繼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晏遊孝於太后篤于昆季愼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隆平不永

期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嗣子武成毋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禀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瞼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褻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出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叅將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徙配長城

後遇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眄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晝景娛侍畧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燻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烱聚波屬士開薨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

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於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用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卽世、和士

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馬鄧。士開禮於疎行長桀爲其謀主遂使宗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殘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

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吒、執送南臺、冀其
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
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洯重之慶、不足斯比、
瑯邪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
自兹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邪以牧圉之勤。重其
佞媚。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
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疋、以保母之
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舞
弄王法、淹塞天聽、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

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皂隸、本是韝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媾、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恠、漢世張趙、不能踰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逄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叅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室、干預政事、剽掠生

民黔首呼嗟以日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
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婦、
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諂諛罕聞調護之客、
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
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
迹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
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
土崩、以俟勍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深入、將有
降心、士無鬭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

貔虎之銳、歛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論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令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

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授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内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廢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

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立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强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是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僞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饍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靡費財力下詔刪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

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
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于
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
從禽于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
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
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
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
修政、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
躭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

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
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爲皇后、車服飾文、與內
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
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禀猜狂、特好詭異、衣冠
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
門閤、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求、並錄其數、殿
省以目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
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
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

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同宮姓族、車乘輪轄、並有貴賤之殊、婦女粧點、亦爲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爲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

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疑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眞人革命、宗廟爲墟、此

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勞生論 有引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

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蘗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羡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

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强記聾瞽于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蠹惜春漿鴟悋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中脰就執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釁濟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蹤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

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
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
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憊此
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啓開四門以穆
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
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追知
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
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
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擥北堂之明月汜勝九

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露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罻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獲覩時路之邅危立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

沉湎酗醟人之百年脫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

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禍監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搊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蓋塡閭賓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

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謟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逼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虎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甍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

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婉友朋莫憇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蠡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刼人厚自封殖姸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肴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肯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眞人御宇斲雕爲朴人

知榮辱時反邑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敎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清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寘斯首鼠不貢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萑葰化爲芝蘭橐之扇俗攬時駮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誄

盧記室誄

齊正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壽爾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曰

皇盧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藹藹撫翼冲天尚書亹亹亦稱象賢若人擢秀絕後光前發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

迺立、内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鐘律、韻響珠璣、麗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劃其楚、我實褒然、觀國而舉、自玆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語、納于大麓、崇建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聲華簪帶、譽動朋僚、逖矣江陰、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

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叅軍事仍贊中鉉、大冲所縻德施攸踐、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如彼斷金、余慕大隱、子惟陸沉、等趨宮闈、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贊、闕行同箴、娛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弔、亡我

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並嗟湮滅、荀粲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鐘鼓不絕、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籥、虛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騄顧慕以遲廻、出南陽之舊道、掩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不回、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祭文

祭漅湖文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饋、敬祭漅湖之靈曰泱漭澄湖、南服之紀、斜通海甸旁帶江汜深過百仞、潤踰九里、彭蠡莫儔具區非擬、揚越不庭、多歷年紀、王師薄伐、六軍爰止、戒期指日、馬首欲東、常陰作沴、零雨其濛、水氣朝合、天雲夜同、申之若露、繼以嚴風、塗泥已甚、軌躅不通、有稽天罰、用沮

元戎唯夫百神受職水靈爲大皇王御宗率土無外當使日月貞明天地交泰雨師止其淋瀝雲將卷其蔚薈東渡戈船南聳雕旆收尉佗之黃屋納孫皓之青蓋然後輦車旋軫戎卒凱歌楚俘霧集冀馬星羅無德不報有酒如河神之聽之斯言匪踐

文

遼陽山寺願文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照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綱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玄扈告符、翠玖啓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皂迎神、衣氣

操寵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尉候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爲負扆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束意玄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猶巖廊之重明行具足甯屑袞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蟪蛄綱于仁壽之域參墟輿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依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峰羅羣玉鷲

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干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劾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星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歷弘濟區宇前聖後聖且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

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籙錯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官鳥紀、未可匹其光、太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樂府

有所思

長門與長信。憂思並難任。洞房明月下。空庭綠草深。怨歌裁潔素。能賦受黃金。復聞隔湘水。猶言限桂林。淒淒日巳暮。誰見此時心。潔一作紈

日出東隅行

初月正如鈎。懸光入綺樓。中有可憐妾。如恨亦如羞。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楚腰宵且細。孫眉本未愁。青玉勿當取。雙銀詎可留。會待東方

騎逸居最上頭可一作肯

櫂歌行

秋江見底清越女復傾城方舟共採摘最得可憐名落花流寶珥微吹動香纓帶垂連理濕櫂舉木蘭輕順風傳細語因波寄遠情誰能結錦纜薄暮隱長汀

美女篇

京洛多妖艷餘香愛物華俱臨鄧渠水共採鄴園花時搖五明扇聊駐七香車情疎看笑淺嬌

深眄欲斜徼津染長黛新溜濕輕紗莫言人未解隨君獨問家 鄧渠一作梁璒

河曲遊

鄴下盛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手葺雜樹寄遙裔鶴煙稠日上疑高蓋雲起類重樓金羈自沃若蘭棹成夷猶懸匏動清吹采菱轉艷謳還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惟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升天行

尋師得道訣，輕舉厭人羣。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煎爲返魂藥，刻作長生文。飛策乘流電，彫軒曳彩雲。玄洲望不極，赤野眺無垠。金樓旦蹇嵯，玉樹曉氛氳。擁琴遙可聽，吹笙遠詎聞。不學蜉蝣子，生死何紛紛。彩一作白

神仙篇

浮生厭危促，名岳共招携。雲軒遊紫府，風駟上丹梯。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雞。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蹊。飛策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瑞銀光似

燭靈石髓如泥冢廓鸞山右超楚屬洲西一丸

應五色持此救人迷

城南隅讌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故人輕盈雲映日流亂鳥啼春花飛北寺道絃散南漳濱舞動淮南袖歌揚齊后塵騁鑣歇夜馬接軫限歸輪公孫飲彌月平原讌浹旬卽是消聲地何須遠避秦

蜀國弦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雲浮玉壘久日映錦

城朝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琴心若易解、令

客豈難要、

採蓮曲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擎荷愛圓水、折藕弄

長絲、珮動裙風入、妝消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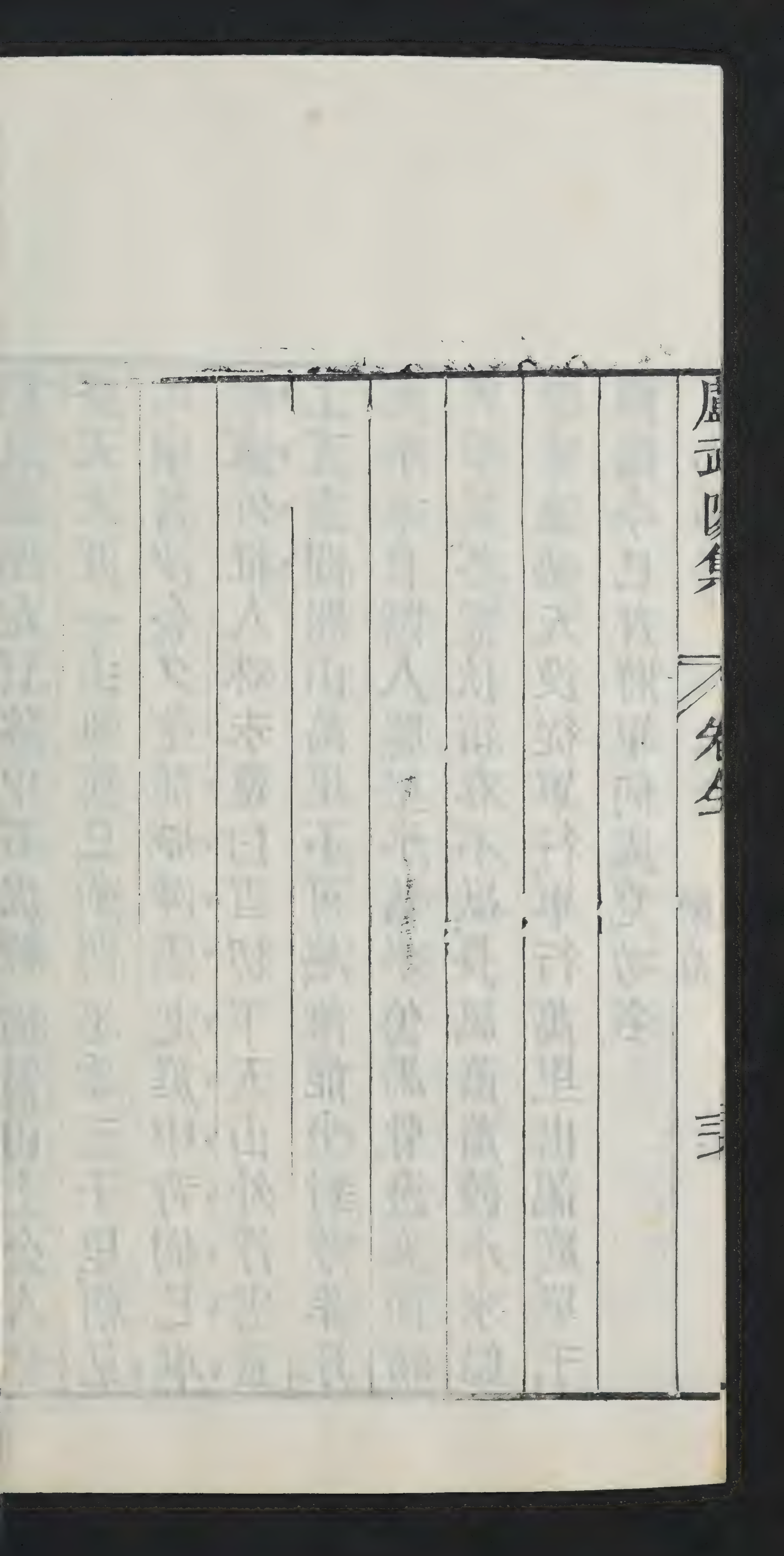
待瞑歸時、

從軍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犀渠玉劍

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

暮魚麗逐左賢。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雲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詩

駕出圜丘

開年簡時日、上辛稱天吉、平曉禁門開、隱隱乘輿出、乘輿出九重、金根銜六龍、章移千乘動、旆舉百神從、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鐘、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風中颺紫煙、壇上埋蒼玉

贈李若

初發清漳浦、春草正淒淒、今留素滻曲、夏水已成蹊、塵起星橋外、日落寶壇西、庭空野煙合、巢

深久羽迭短歌雖製素長吟當執珪寄語當窗婦非關惜馬蹄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故交忽千里輶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征行晩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淸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修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贈劉儀同西聘

開邛昔柔遠賓越盡招携豈若馳天使玉節撫遺黎五祠臨渭北雙嶺帶崤西故闕看金馬餘壇聽寶雞垂綵被柳陌落錦覆桃蹊分袪俄易慘離思實難齎極野雲峯合遥嶂日輪低塵暗前旌没風長後騎嘶灞陵行可望函谷久無泥須君勞旋罷春草共萋萋

遊梁城

揚鑣歷汴浦迴扈入梁墟漢藩文雅地清塵曖有餘賓遊多任俠臺苑盛簪裾歎息徐公劍悲

涼鄒子青亭皐落照盡原野沍寒初鳥散空城久煙銷古樹疎東越嚴子陵西蜀馬相如修名竊所慕長謠獨課虛扈一作靶

從駕經大慈照寺北齊時作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栭高可映畫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迥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祗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薄命叨恩紀微軀竊自陵

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春夕經行留侯墓

少小期黃石，晚年遊赤松，應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疎蕪枕絕野，邐迤帶斜峯，墳荒隧草沒，碑碎石苔濃，狙秦懷猛氣，師漢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閉九重，夕風吟宰樹，遲光落下舂，遂令懷古客，揮淚獨無從，

上巳禊飲

山泉好風日，城市厭囂塵，聊持一樽酒，共尋千

里春餘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何言出關後，重有人林人。日一作景

夜聞隣妓拾遺作觀妓

倡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暫留客，解佩一相從

賦得珠簾

鑑帷明欲斂，照檻色將晨，可憐踈復密，隱映當窗人，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

侍玉階春

彭城王挽歌

旭日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玉樓迥。稍覩龍
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
山照秋月。未一作來

樂平長宮主挽歌

粧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
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容謝。何時洛水湄。芝
田解龍駕。

後園宴

常聞昆閬有神仙雲冠羽佩得長年秋夕風動三珠樹春朝濕露九芝田不如鄴城佳麗所玉樓銀閣與天連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樹百枝然流風續洛渚行雲在南楚可憐白水神可念青樓女便妍不羞溢妖艶工言語池苑正芳菲得戲不知歸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纖腰如欲斷側髻似能飛南樓日已暮長簷鳥應度竹殿遥聞鳳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携手傍花

款徐步入房櫳欲眠衣先解半醉臉逾紅日日
相看轉難厭千嬌萬態不知窮欲知妾心無劇
已明月流光滿帳中

聽鳴蟬篇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
長風送晚聲清露其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秋
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
罷還續酸傷合更離蹔聽別人心即斷纔聞客
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

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蔽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椽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説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劒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田單一作藺皐

本傳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

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叅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叅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

後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
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
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
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
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
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
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
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

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開皇
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
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
切當時、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
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
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
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
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
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

十六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世

子赤松于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盧武陽集終



